

1912年,德国著名指挥家瓦尔特出任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他和太太看中并租下了位于伊萨尔河对岸的高档社区黑尔佐克花园的一套房子。房子坐落在公园一般优美的环境中,穿过一个高高的栅栏门,就可以进入安静的卯尔克尔大街,然后走过草地和灌木丛,便可以沿着奔腾流淌的伊萨尔河,一直到达迷人的牧场。瓦尔特休息时喜欢在这一带散步,放松身心,他发现作家托马斯·曼也常常带着爱犬,在此地漫步。

托马斯·曼是德国知名作家,荣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住在伊萨尔河畔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中,离瓦尔特家不远。在结识托马斯·曼之前,瓦尔特已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王爷殿下》,以及中篇小说《托尼奥·克洛格》和《特里斯坦》,深为他出众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古典音乐修养所倾倒。既然现在两家都住在慕尼黑,离得不远,于是又亲密地交往起来。

孩子们仿佛是两家交往的纽带。他们热烈的嬉闹、开心的玩笑,常常成为两家大人电话沟通与当面交流的谈资,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一次,两家的孩子以幼儿版的形式,表演了德国剧作家莱辛的喜剧《明娜·冯·巴恩赫姆》,瓦尔特的两个女儿与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长女艾丽卡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托马斯·曼的小儿子、八岁的格洛扮演哭丧的女子,由于年龄太小,口齿不清,但他又演得非常认真,因而产生了搞笑的效果,让大人们忍俊不禁。还有一次,孩子们表演了沃尔德的戏剧《贵在真诚》,他们希望大人们进行点评,瓦尔特自告奋勇担当此任。他将当晚演出的最佳褒奖给予了托马斯·曼七岁的女儿莫妮卡,天使般可爱的她,赢得了瓦尔特的真心。

相同的爱好,共同的志趣,让瓦尔特与托马斯·曼惺惺相惜,友谊日深。瓦尔特喜欢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托马斯·曼以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音乐为背景创作的《特里斯坦》,深深地打动了她。瓦尔特也经常为托马斯·曼夫妇在钢琴上弹奏他正在排练的歌剧,或者他熟记于心的交响乐作品,比如韦伯的《尤丽安特》、莫扎特的《唐璜》,以及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他还帮助托马斯·曼熟悉了普菲茨纳的歌剧《帕莱斯特里纳》,托马斯·曼为此撰写了有关这部歌剧的一篇随笔,见解深邃而又独到。

虽然瓦尔特在1922年离开了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之后先后出任柏林国立歌剧院的常任指挥、莱比锡格罗特豪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常任指挥,但他与托马斯·曼的交往并没有中断。随着纳粹上台,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氛围日益严重,甚嚣尘上。托马斯·曼与瓦尔特对此都感到深深的忧虑。1930年10月17日,托马斯·曼在柏林贝多芬音乐厅发表了名为《德意志致词》的演讲,瓦尔特也到场聆听了。托马斯·曼在演讲中对纳粹思潮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混杂在听众当中的纳粹分子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进行干扰。托马斯·曼不得不加快速度,结束了演讲。没等托马斯·曼离开讲台,瓦尔特夫妇就挺身而出,迅速走到他身边,伸出援手,以免托马斯·曼被纳粹暴徒施暴。他们护送托马斯·曼快步离开音乐厅,让他坐上瓦尔特夫妇早就停放在那里的轿车,终于离开了这危险之地,驶向安全地带。

大太阳晒不化这些盐呢?受阳光暴晒后的盐会不会变质呢?

陪我们来到盐湖的盐业公司工程师介绍说,这里的盐属于晶体分子结构,不仅不会因为受太阳光照的高温而融化,而且太阳光越强,对盐的生成质量就越好。

盐厂的工程师说,这个盐湖所产的盐,既可食用,又可作工业盐,质量在盐界堪称上品。他们这个盐湖基地每年生产达50万吨产量。“整个盐湖长100公里、宽6公里,其盐的储量可以供我们全国人民食用几百年绝对没问题,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自然生成……”新疆真的大地物博呵!

站在洁白而纯净的湖面上,再看周边整个世界,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想使自己的肉体与灵魂纯洁的愿望,因为在这时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干净……

从湖心回来的路上,途经盐场加工车间:那也是奇妙一景:堆积成连片的一个个“雪山”,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那是盐堆出来的,谁会相信那不是雪山?

在即将离开准噶尔盆地上的这片戈壁沙滩腹地时,凝望远远的处在同一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湖:一个甜甜的“酸奶湖”、一个咸咸的玛纳斯湖,我在想:为什么它们没有在地层下互相渗透而变了味呢?

“这就是我们新疆大地的奇妙所在!”古尔图说了一句代表塔城人民非常自豪的话。而盐场的工程师则感叹道:“这说明这儿的地质结构特别好!虽然两个湖同处在一地,是孪生自然湖,但它们的基因遗传各不一样……”

而我,面对如此新疆美景和奇观,心中久久涌动两个字:惊叹!



“刚才我们看了碧蓝而甜甜的酸奶湖,中途又捡些宝石。现在我们去看看洁白咸味的盐湖……这一甜一咸、一蓝一白的两个湖,是我们这片戈壁滩上的一对孪生湖。”古尔图说。

“绝了,一甜一咸,戈壁深处,两湖毗邻……世上第一绝也!”望着车子前面的远处所呈现的一片银色世界,我不禁感叹起来,并惊讶道:“那白的地方就是盐湖吧?这么高的气温它不会融化?”

“到那里你就知道了……”古尔图卖了个关子。“那边就是盐湖?!”真是太神奇了:刚才还是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和乌蒙蒙的大地,然而在行车二十多分钟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蔚蓝的天空和连到天边的银色世界……

越离盐湖近,越超乎我们想象和概念中的盐湖:其实它是一个纯白色世界,固体的纯白世界——尽管远远的地方也有荡漾的湖水,但在我们脚下至延伸无边的地面上,却是晶莹剔透的魄晶体世界,而且是平展展的像一块与天一样大的玻璃,仿佛就像一面与宇宙相称的“天空之镜”……此刻的盐湖可以用“滚烫”二字来形容——站在固体的湖面上,似乎温度比戈壁沙漠上还要高出许多,真叫“火辣辣”的。我们在湖面上照几张相都得“分秒必争”!

有一个细节我必须去试一下:我蹲下身子,用手指企图掰一块盐下来,但很难,根本“敲”不下一点儿盐块来。那湖面的结晶铁板似的……最后我只能用手指重重地在湖面上划了一下,然而走进嘴里:咸!确实是盐啊!那一瞬间,我感觉大自然恩赐人类的宝贵实在太丰厚、太神奇!然而我的头脑里又冒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

多年前的事了,与几位老人在香港街上走着,两名豪放女擦身而过,飞沙走石之势,令周边的人纷纷躲闪。那风虽妖得紧,过了也就过了。

说起风来,种类繁多。除了妖风,还有清风送爽,阴风阵阵,不良之风……作风不正再加上个派字,换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非把一辈子的风压倒了。还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等。

这让我想起一位和风有关的先生:郁风。

在文化界走动的人士大多听说过。不仅仅因为先生活跃于自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这么大的一个跨度里,还因为先生是个女的。

既是位女先生,没主演什么电影,又不登台独舞,她到底干过什么那么让人惦记呢?说实话,我原来也不知道。

近来听人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间,上海热血青年想要奔赴延安,还挺曲折。可能也有个政审什么的过程,待全搞清楚了,才有资格得到个“上路条”。革命成功之后,延安过来的个别文艺人士当上了艺术界领导,领导着包括郁风先生在内的艺术工作者们。这上级业务了得,政治方面过硬,

壁上的天然“酸奶”吧!”未等古尔图挥手,我们早就迫不及待地从小丘上疾步而下,直扑碧绿的湖边……

你无法想像,在大戈壁沙滩深处,竟然会有如此美妙的湖区: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湖面四周,芦苇丛生,绿草茵茵,一群数量在百只以上的羊群,自由

戈壁深处有对甜咸“孪生湖”

何建明

自在地贴着湖边饮水,而它们的头顶上则有无数飞鸟欢腾着,被拍打的水面上不时地潜出那些不知名的野鱼……在这戈壁滩上所呈现的每一个细微的“江南水乡”式的景致,都会让游人感到震撼,因为此时在我们四周是浩瀚无边的戈壁沙滩,以及地表温度至少在40℃以上的燃烧式的大地。

“哇,这水是凉的,清凉清凉的哟!”我们一行几个人差不多在同一刻惊呼这样一句话,因为当我们伸出双手,用手掌掬起湖水往口中“灌”的时候,一种清凉爽滑加略带一丝甜味儿的感受油然而生,抵达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酸奶”,它确实有那么点与饮酸奶的味觉同感!

“师傅,前面的行驶速度可放开些,我们争取赶在中午前到盐湖……”离开“酸奶湖”,古尔图就对我我们的司机如此说。



猫系列——小狸奴 (漆画) 李然

蛰居家中,正好将书橱整理一番。忽然,一个鼓鼓囊囊的旧信封掉了出来。没想到,里面居然是前辈和朋友写给我的好几封信件。我素无收藏习惯,今见硕果仅存的几封信札,喜出望外。

睹物思人。见到熟悉的字迹,前辈和朋友的容颜,尘封的往事,又一一闪现眼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文汇报的信封,是时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钟锡知前辈写给我的,时间是1979年5月5日。今天看到他43年前的手迹,当年情景历历在目,又勾起我思念之情。我在当年4月底调到复刊的青年报,仅隔几天,他就写来了贺信。我的点滴进步,都是在他帮助指点下实现的。他不仅指导我写小言论文章,还推荐我参加报社理论班学习。十多年前他去世后,我曾在夜光杯撰文《我成长的助推器》怀念他。

“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也没通信,不知你一切如何?我想念你哟。”看到周长胜将军的字迹,尘封的往事又如电影展开。周将军是开国少将,从安源煤矿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他的相识,是在党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时,周将军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介绍刘少奇找他谈话的往事。我编发了这篇文稿,和周将军也就有了交往。

1981年夏天,上海海运局团委组织了15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我建议新婚夫妇在杭州旅游时,可利用晚上去拜访开国少将周长胜。周将军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周将军在米市巷干休所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祝福新婚夫妇并回忆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新婚夫妇旅游途中拜访革命老前辈的做法,得到了各级组织的肯定,新华社记者陈毛弟还专门作了采访。

同学刘建华的信则让我陷入沉思。那是在2006年9月,我出发去欧洲公干的前一天,她突然来找我,想寻一位律师打官司。我应承了下来,并约定回来后联系。很长时间不见她来,我感到奇怪,又苦于没有她的联系电话,无可奈何下,只能耐心地等待。谁知这一等,竟是五六年。

实在按捺不住,我试着打了一个电话到她原单位询问。电话总机惊奇地问我怎么回事,并告诉我,这位老同学办好退休手续仅半个月,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已经好几年了,她的先生也在第二年因病去世了。闻此噩耗,震惊不已。时间一算,应在我出国期间。而那时,我和她分别才十来天。天人永隔,这封之前的来信,竟然成了她的遗物。

而远在宁夏吴忠市的吴雪娜,当年给我来信是讲她的苦恼。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后来去了宁夏,在生下5个孩子后,夫妻双双离世。小吴作为长女,不到20岁,却肩负起了家长的责任。我写信安慰她,还请去宁夏出差的同志找到团县委,尽量给予她一点帮助。我们多次通信,后来她家情况逐步好转,我才放心。眨眼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留下的信件,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不知道他们姐弟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

与好友老范交往已有50年,他长我八九岁,最近三五年失联了,打电话给他从不接,但电话铃声一直响着,心里总有些七上八下,前些日子再次打电话,可依然如故。第二天,他的夫人给我发来信息:老范多年来糖尿病、高血压缠身,这几年又患慢阻肺,头晕摔倒脑出血引起脑疝和脑梗,早就卧床不起,现在大脑受损,认知能力已经大幅下降,许多事情都忘记了。听到老友如此现状,只能在心底为他祈祷,但脑子里常会记起十多年前分别的那一刻。

信件、名片、通讯录,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疫情期的居家,让我们有时间审视过往。世界很大,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识并交往,是一种幸运。现在,我的前辈和朋友中,有的已经回到天上,如闪电般消失;有的病魔缠身,已下不了床;有的则失去联系,不知近况如何。而留给我的,则是无尽的思念。真正的告别,从无声息,仅在一挥手一转身一扭头之间。不要以为来日方长,真不知哪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忽有故人心上过,且行且珍惜吧。

忽有故人心上过

哲俊

望,一辆电车开过来,差点没把我撞死……原来就是你啊!”

远去总免不了惆怅。特别是想起谁谁生前的不忿,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么让人揪心。有些老人家一辈子不顺当,也真伤感。

而谈及郁风先生,却真不知怎么办她才好:你说她倒霉,那霉倒得比谁都大;说她风光过,她半辈子就从天上掉到尘埃里,被打得昏死过去,接着就蹲监狱……七年之后再会,却还是以前那个劲头。在是人都饱经沧桑的年月,她浑身上下却一点都不显……对了,一九九几年住巴黎丽斯酒店的时候,一青年友人为她画了幅速写,画完得知正逢其生辰,又再加了副耳环。朋友们凑近一看,都不同程度地吃了一惊,有副“直肠子”脱口而出:

“把你画成这样,你也不生气?”

“哈哈!跟YY交朋友,没点儿气量还成?”她大笑道。

想起这些,我也禁不住笑了。

幽默不存在既定的公式,它扎根于智慧,是一门艺术。

十日谈

幽默者是赢家 刘芳 责编